

The Implicit Spiritual Significance of Michelangelo's Art

米开朗琪罗作品隐含的精神意义

文 / 洪 霞

人体，在西方艺术史上，尤其在古典艺术上，代表的是宇宙间最理想的美，它的肌肉、动作，它的外形蕴藏着的心灵的力量与伟大，予以人们世界最完美的象征。希腊艺术的精神如此，因为希腊的宇宙观是以人为中心的宇宙观。在反映了“人的觉醒”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最高精神也是如此，而米开朗琪罗无疑是这种精神的完美体现者。

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，罗马作为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，古代作品的不断新发现和发掘，激励着人们对古典艺术研究的热情，而以典雅、宁静、优美的理想化的人体雕塑著称的传统文化，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。米开朗琪罗就是从中受益最多的艺术家，《沃尔林古典艺术》中这样记载：“西斯廷礼拜堂内，米开朗琪罗指出了对一个对中世纪具有深远意义的论题：人体之外不存在美。”纵览其一生之创作，几乎无一例外是鲜活的人体，尤其是男性人体，而以裸体出现者又占绝大多数。从中世纪走出来的人文主义艺术家，都相信人体是最好的艺术材料，一切的美都蕴涵在内，诗人们也只为人的热情而歌唱，而米开朗琪罗将这种理论推向了极致。格里木说：“森林、海洋、山岭消失了，只有人的精神、造物长留。”

米开朗琪罗，这位处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的天才巨匠，一个人就可以代表那个时期的雕塑；另外，他还是一位伟大的画家、建筑家和抒情诗人。他的一生是悲剧性的，充满了传奇色彩。他把这种痛苦转换成了一种力量，一种惊人的反抗力量诉诸他的作品。从他的作品中，我们能感受到大师对艺术的执著的追求和作为一个基督教徒、一个纯粹的“柏拉图主义者”的虔诚。

一、作品的题材

米开朗琪罗一生中作出了许多伟大的杰作，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，自然这一主题被驱逐在艺术国土之外，从《大卫》到《摩西》，从《创世纪》到《末日审判》，无不是在以表现人体、刻画人体的探索中达到艺术的顶峰。如在《创世纪》中，没有自然的地位，找不到树木、鲜花，只有耶和华、人类



大卫 米开朗琪罗

和造物，人体的配置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线条而镶嵌于饰有雕刻的建筑构架上，而为幅面连接的媒介又几乎是清一色的雕塑般的人体，所刻画了近三百五十个大小形体汇成了人的海洋，在变化、多样、错落、统一的原则之下进行落幅、排列、穿插，从而使整个教堂拱顶成为一个纪念碑性的艺术综合体，气势恢弘，到处充满着紧张感和跳跃感，使西斯廷教堂因此而成为真正的西斯廷教堂。

二、作品的特征——力量

有人说，米开朗琪罗作为天才的唯一特征就是力量，力量作为所有真正艺术品中的一种要素，几乎表现在他所有的作品中。早年作品在把传统的古典艺术神韵推向极致的同时，又表现出了比古典作品更强的力量，《大卫》就是最好例证。《大卫》可以说是米开朗琪罗的青春纪念作。大卫的身上，充满了文艺复兴的精神和活力。米开朗琪罗的《大卫》，既不同于多纳太罗表现胜利后喜悦的《大卫》，也不同于贝尔尼尼精神高度紧张的《大卫》。他的《大卫》，着重在于挖掘人

物的内心世界，强化一个刚毅、勇武的战士，爱国者义无反顾的战斗决心和战则必胜的坚定信心。所以他的《大卫》既非若无其事，又保持临场不乱，全神贯注，从容不迫。他“优雅”地站立着，强壮的躯体，协调匀称；稳健的动势，牢靠扎实。双眉紧蹙，虽咄咄逼人但绝无凶煞之气；跃然将动，体态有弓弦弦满之势却不露丝毫优雅之姿。雕像以朴素鲜明的艺术语言诉诸视觉；确切的轮廓，明晰的线条，利索的分划，有力的剪影，均一目了然，毫无含混与模棱之处；至于那卷曲的浓发、端庄的面孔等，更无一不处理得尽善尽美。所有这一切，构成了一个完好的整体，而勇敢、倔强、智慧、敏捷却展示无遗，妙在从“宁静”中含蓄地展示，使其既不失古典艺术的肃穆典雅之美，又表现出了比古典作品更强的力量。或者说，既有希罗传统的优雅、优美，又超越了希罗传统而强有力地刻画出了大卫神一般的体魄与气魄，极大地满足了观者的需要。可以说，这时年轻的艺术家还尚未完全被基督教的悲观主义所渗透，在表达对美丽故乡佛罗伦萨挚爱的同时，尤其表达出对故乡人的力量、智慧和品格的深情赞美。

我们再看他中年时期的力作《摩西》。艺术家选取的是摩西盛怒之下欲摔诫板的顷刻，他巍然地坐着，怒容满面，仿佛在得到有关叛逆的报告后为猝发的震怒所控制，然而强大的意志力，又使其尽量保持镇静，机警的观察着、思索着、判断着……静态中包含着强烈的动感，他的身上，简直无一段安定的肌体，无一块松弛的肌肉，这是一种力量，一种比《大卫》更顽强的性格力量，一种英雄的正义凛然的力量。在《晨》、《暮》、《昼》、《夜》中，“一个个躬身曲背，近乎抽搐着的形体，几乎要从倾斜的棺盖上滑下来，但仿佛又被神秘的力量拉住在那里，上下两难，颇为尴尬，他们的躯体充满了力量。”《晨》的惶恐、《暮》的颓废、《昼》的不耐烦、《夜》的沉睡，无不洋溢着令人心碎的悲感的力量，也让人领略了时间法则那无情的统治世界的力量！《创世纪》中气势磅

礴,气吞山河的力量,《末日审判》中那罕见的、恐怖的、令人战栗的力量,这就是米开朗琪罗的力量,苦难的反抗力量。

三、作品的精神意义——基督精神与人文主义的碰撞

罗丹说:“找寻米氏艺术的精神意义——我们确定他的雕像是表现人类苦痛的反省,不安的毅力,绝望的行动意志,为了能实现的理想所因而受的苦难。”米开朗琪罗,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艺术家,同时又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,它们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,是米开朗琪罗一生痛苦的根源。米开朗琪罗热爱艺术,为艺术奉献了毕生的精力,可他也是基督的儿子,把一生奉献给了上帝。他一生中创作出了无数的英雄形象,可题材几乎都来自于基督神话。如果说他早年的作品是希腊精神和基督精神的综合体,那晚年的作品就只剩下了基督精神。且看他的《罗马的皮耶塔》和《龙大尼尼的皮耶塔》,《罗马的皮耶塔》即现存于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雕圣母哀子群像,是米开朗琪罗首次寓居罗马,与世隔绝地过了四年僧侣般的生活而获得的辉煌成就之一。整个雕像是用洁白的云石做成的,表现了圣母玛利亚默悼她蒙难的儿子耶稣基督,艺术家选定的是这样一个时刻:被钉死的耶稣刚刚从十字架上卸下,玛利亚正把他托在膝上,母亲的右手放在儿子腋下以支撑他上半截身体的重量;儿子往后仰着,头正好枕在母亲胳膊上。圣母的左手刚刚自然下垂并微微向外伸着,显然是在下意识中做出了这个无所适从的动作。她的脸低下来,悲哀而平静地注视着儿子那已经冷却了的身体。这幅感人之作,曾一度使我平静的心激荡不安,为基督,更为圣母。这件《皮耶塔》属于悲剧式的艺术品,但作者对悲剧性的传达并不是利用自然意义惯用的抚尸大恸,跪、伏、伸腿展臂等许多悲痛所致的动作,而是采用匀称的、均衡的、稳定的三角形构图,通过沉静、肃穆来表达悲痛。这是一种无声的、崇高的悲痛。耶稣躺在圣母怀中好像睡着了,并未咽气;圣母安详、平静,仿佛沉思的哲人,悲伤没有压倒她。耶稣健壮而又沉重的躯体没有压倒她。她虽然纤弱却充满了力量。再看看圣母的脸,这是张年轻的、美丽的面孔,但同时又是神圣的,她忧伤慈爱但并不绝望,那上面没有眼泪,没有扭曲,甚至没有皱纹,但却有伤感的全部深度。另外,在这件形式单纯、朴素的作品中,作者通过圣母的生与耶稣的死形成对比,横躺的耶稣与圣母坐直的躯干形成一个“十”字,通过“十”这种造型来传达基督教的苦难与悲痛。这是件优美的雕刻,一生一死,一静一动,从对立中传达出



摩西 米开朗琪罗

统一与和谐之美。它诉诸视觉是理想的审美效果。“使死亡美丽,使悲痛庄严”,把希腊雕塑中最富有生命力的东西——单纯和崇高、简洁和朴素,体现在作品中;把希腊精神和宗教精神融为一体,使之洋溢着一种圣洁之气。它是完美的,难怪黑格尔说它“令人赞叹不止”。英国文艺史家西蒙兹甚至认为,大师后来的创作包括《大卫》在内的所有雕刻都不及这件作品。同这件皮耶塔相比,晚年的三件皮耶塔风格急剧转变。如果说罗马的皮耶塔的创作始终伴随着一个明确目标:表现人体美,那么在《龙大尼尼的皮耶塔》中,理想的人体美已荡然无存。这件作品是米开朗琪罗最后的雕刻作品,就在他去世前几天,还拖着衰迈的身体刻凿它,在这里,两个尚未雕就的或者说残缺的人体差不多铸为一体了,基督的尸体被圣母紧紧地抱在怀里,而两个形体又被故意地夸张拉长了,绵软弯曲,衰弱疲惫。作品并未完成,只是大体削切,但也能感受到其沉痛的面部神态。其实单就圣母和耶稣那弯曲的下垂的身体已是让人心碎。同《罗马的皮耶塔》相比,它是丑陋的,不含有我们所说的任何古典艺术中的优美与典雅,只是表现出了一种“纯粹的柏拉图”的“内在理念”。这件作品,是哥特风格的继续?是“形式主义”的前兆?我找不到答案,只能说此时的米开朗琪罗已把自己的灵魂全部交给了基督,“基督精神”是他此时全部的精神支柱,是灵魂的最终归属之处。

由此我们可以看出,与同时代的艺术家相比,米开朗琪罗似乎更能深刻地感受到基



龙大尼尼的皮耶塔 米开朗琪罗

督教悲观主义那苦涩而又醉人的味道。同时创作出了艺术史上最富有深刻象征意义的伟大作品,他的深邃就像他的痛苦,来自于信仰,来自于对未知领域的不懈追求和对灵魂永恒关注的热忱。在文艺复兴这个本该走出教会阴影的思想解放的时代,大师却依然沉醉在救主信仰那惨淡的光明里,而不像达·芬奇,服从的是理性指导,甩开权威,以无畏的勇气打探自然的奥秘,他的意识活动就像他所创造的人物一样,几乎不受任何约束。米开朗琪罗则刚好相反,对他来说,用以思考,感受的意识,或者灵魂,或者精神,时时受着物质的拘囚与羁绊,必须经过悲剧性的反抗,以期待从中获得解脱,就像他创作的雕像无不仿佛奋力从石块里挣扎出来似的。至此,我们也找到了米开朗琪罗作品中力量的真正出处。

这就是艺术,米开朗琪罗的艺术,悲壮而又伟大的艺术,人文主义精神与基督精神碰撞的艺术,纯粹的“柏拉图主义”的艺术,时代造就的而又超越时代的艺术,它将穿越时间和空间,永存于历史长河中。

参考文献:

1. 王化学. 米开朗琪罗论. 百花文艺出版社, 1999
2. 潘树林. 激荡的文艺复兴——神人之间. 四川人民出版社, 2002
3. [英]佩特著. 张岩冰译. 文艺复兴——艺术与诗的研究.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2
4. 陈旭光. 艺术的意蕴.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01

洪 霞 太原理工大学轻纺工程与美术学院设计艺术系讲师